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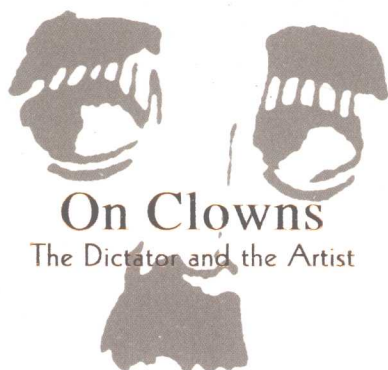
论小丑

独裁者和艺术家

Norman Manea

[罗] 诺曼·马内阿 著

章艳 译



论小丑

独裁者和艺术家

[罗] 诺曼·马内阿 著
章艳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罗)马内阿(Manea,N.)著,章艳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2

书名原文:On Clowns:The Dictator and the Artist

ISBN 978-7-80720-991-1

I.论… II.①马…②章… III.散文—作品集—罗马尼亚—现代

IV. I54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5308 号

论小丑

作 者 [罗]诺曼·马内阿

译 者 章 艳

责任编辑 崔文辉

装帧设计 书衣坊·朱赢椿 林 涛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19-A226 邮编:100052)

发行电话:010-63106240

销售热线:010-65512133

印 刷: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960×1300 1/32

印 张:7

字 数:118 千字

版 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20-991-1

定 价:24.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On Clowns

The Dictator and the Artist

On Clowns

by Norman Manea

Copyright © 1992 Norman Mane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导言

罗马尼亚著名的犹太作家诺曼·马内阿 1936 年生于罗马尼亚的布克维纳省。1941 年纳粹执政时期,他与全家一起被遣送到乌克兰的一个集中营。1945 年春,二战结束时死里逃生地返回罗马尼亚。从集中营回到罗马尼亚,马内阿万分珍惜正常环境的生活,他以无比的激情拥抱当时普遍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热烈地响应各种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他拼命学习,发奋把被掠夺的生命补偿回来,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在努力学习奋斗中度过,并一直保持了最优等生和共产主义青少年积极分子的地位。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学院,1959 年获工程硕士学位。1966 年,马内阿开始在当时罗马尼亚最有影响的文学先锋杂志上发表作品。1974 年起弃理工从文学。从 1974 年到 1986 年他第

二次离开罗马尼亚时，他已经发表了十部集子（小说、散文、短篇故事等）。

1986年，他离开罗马尼亚，那年他在西柏林获得一个德国文学基金后，便在那里居住了一年多。1988年因获美国富尔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去了华盛顿特区，从此在美国定居，并以执教、写作为生。自那时起，马内阿在世界各国获得了许多文学大奖，其中有意大利诺尼诺(Nonino)文学奖、美国全国犹太图书奖(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西班牙2005年最佳外文著作奖(La Vanguardia)、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Award)。2006年，他的故事性回忆录《流氓的归来》获得了法国图书的最高奖美蒂奇奖外国图书奖(Prix Médicis Étranger)。他的著作在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高度受重视。马内阿被翻译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的著作有：《十月，八点钟》(*Octombrie, ora opt*)，短篇故事集(1992, 1993)；《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Despre Clovni: Dictatorul si Artistul*)，随笔集(1992, 1993)；《必须幸福》(*Fericirea obligatorie*)，短篇小说集(1993, 1994)；《黑信封》(*Plicul negru*)，长篇小说(1995, 1996)；《流氓的归来》(*Intoarcerea Huliganului*)，故事性回忆录(2003, 2005)。在创作的同时，他还在世界各家重要杂志和报刊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评论。近年来，马内阿在巴德学院(纽约州)任欧洲学基金教授，也是那里的驻校作家。

到了西方以后，马内阿进入他所生活过的第三种社会制度，他的创作主题也从犹太人被大屠杀的创痛、集权社会下的日常生活，扩展到对现代化世界的探索，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寻求，对自我的追究。关于放逐作家属性问题，也是他写作的主题之一。马内阿生活在英文世界里，但一直坚持用罗马尼亚文写作。他认为：语言代表了人的根基，也是人的社会性归属的体现。罗马尼亚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的母土，他已经在那里起死回生过一次。放弃罗马尼亚文，那他在整个地球上就没有根基了，从而成为真正的流亡者。显然，对于一个从纳粹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对于一个移居他国的作家，语言的意义非同一般。

马内阿著作的叙述范围是历史、现状、未来、民族、个人、生死；他的叙述中心是人作为个体的意义；其叙述特点，是对语言的运用：他的文字本身，便是这些多元的载体。马内阿的叙述，使人认识到：语言使历史成为可能；语言将再现泯灭，使人有了归属，使流亡者有了根基，并将尊严归还给人类。

马内阿因此常常被比做历史上的各位名作家，比如戈理和布尔加科夫等，更有评论者将他比做卡夫卡的继承者。1983年，诺贝尔文学夺冠者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促成了他的作品在西欧的首次翻译和出版。伯尔曾说：“我不知道当今在西方有哪位作家比诺曼·马内阿更值得被

翻译和了解。”文学评论家克劳迪奥·马格利斯(Claudio Magris)这么描述马内阿：“他是那种能够在完全的沙漠中成长的伟大作家。在他杰出的篇章中，他叙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驱逐和流放，那里所有的人都懂得无望是什么，正如摩西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到达那许诺领地那样。这位伟大作家刻入肌肤和纸张的文字，形似庞然怪物的图腾，是一种巨型的伤疤。”

意大利评论界说：“马内阿的语言勇敢地保持了孤独。这是一个不再寻求同盟、舆论支持者的语言，是历史的见证。它无畏地代表了一个内在的宇宙——对恐怖的记忆，然而它并没有放弃希望，哪怕再微弱的希望。这份希望并非指‘皆大欢喜的结局’，这希望是语言本身，是一位纯真作家的无可比拟的语言。”

在国外，马内阿的文字流播广泛，嘉评如云，被认为不仅是近半个世纪东南欧文学的骄傲，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罕有的精品。然而，当下中国国内文学界，对于马内阿知之甚少，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我们组织出版了马内阿的三部主要的作品：《论小丑》、《黑信封》和《流氓的归来》。希望通过我们的翻译引进的尝试，为国内的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一道世界文学的盛宴，也为国内文学评论界了解和洞察东南欧当代文学状况提供一个窗口。

但是，我们也要郑重地说明，对马内阿作品的介绍是基于文学上的意义，由于马内阿个人的特殊人生遭际，使他在

世界观和价值判断上有着明显的畸见和认识偏差,所以,马内阿在作品中有时流露出的意识形态的意见,往往是错误的、不全面的,他在部分文字的表达上,有着强烈的非客观色彩和政治错误。这些问题表现了马内阿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在进行编辑的过程中,进行了部分修改工作,但是,过于频繁和大量的修改,无疑又将大大损害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作者语言艺术的完整性,所以,我们不得不保留部分带有个人偏见的文字。对于这些文字,我们作为编者是持反对和不赞成态度的,同时,我们也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以一种纯粹文学审美的角度对待作者的部分文字,而对其中错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加以批判,从而既能领略到马内阿的文学语言魅力,又能保持审慎批评意识,做到去伪存真和“拿来主义”。

这些书的顺利出版,要特别感谢已故著名中国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先生和他的夫人梁禾女士的热情推荐,尤其是梁禾女士几年如一日地积极支持和推进这项出版的安排和翻译,使得像马内阿这样重要的世界性作家终于能被介绍给国内读者,使人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文学的精神。

他说：“我一无是处，只是一个爱尔兰小丑，戏看世间百态。”

雅克·梅康顿：《詹姆斯·乔伊斯的一生》

作者补记

几年前我刚到西方的时候，特别想记下自己在罗马尼亚旧日统治下的生活，尤其是要写一写从中得来的所思所感，但是我又极不愿意再增加一些假东欧政变之名披露痛苦经历来赚取钞票的文字。我因此而矛盾着。

不论我所离开的那个极权社会多么变幻不定，它和西方读者愿意相信的情形是不同的，它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荒谬、邪恶和异常，而是一个人间现实，它仍然存在，并可能以其他面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重获新生。

在我流亡之初，我希望讨论作家、权力和那些并不那么无辜的被压迫民众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作家和他自身弱点之间的关系。

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

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他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特别是要保护自己不陷入那些精神陷阱，不受到那些简单化观点的侵蚀，它们并不仅仅存在于极权制度里，而是无处不在。那些表面上完全对立的东西常常被证明是互补的。众所周知，许多反法西斯者是共产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某个极权制度的反对者，有意无意地成为另一个极权制度的支持者。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精神不仅仅反对极权主义，它们是互不相容的，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同时存在的。

在我一生为了逃避各种陷阱所做的努力的过程中，我已经对各种政治闹剧及其用来操纵的借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革命的面具已经从东欧数百万人们疲倦扭曲的脸上掉落，他们正处于痛苦而漫长的转型过程中，即使这样，我的怀疑丝毫没有减少。在另一个阵营里，某个国家幸灾乐祸地把另一个国家的毁灭看做是一种报应，却一直不肯清醒地反观自己。作为两种阵营的局外人，我不可能看不到这种双重讽刺。

在我流亡的第一年里，在从彼岸转向此岸的复杂过渡中，很多问题出现了。适应新环境绝不像在空地上翻筋斗那么简单，那种震撼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为什么流亡作家在重新握笔之前通常要经历一段时间？为什么在流亡状态写作总无法酣畅淋漓？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讨论几个在我心头一直挥之不去的话题。

眼前的这几篇随笔都密切关注作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所有的极权社会里,它们的政治传统都无所称道,是残忍和闹剧、机会主义和煽动主义的独特混合体。我们应该明白,那些愿意受极权主义乌托邦愚弄的人所犯下的罪(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并不是默塞·伊利亚德^①所认为的那种“幸运的罪^②”,那些因每日参与权力阴谋受赏得到的搞笑面具引来的不仅仅是笑声。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被奴役的生活意味着抵抗、团结及由此而来的折磨和希望,只是,伤痛一直还在,不管他们的未来在何处重新开始,那些处于恢复期的人们最多只能怀着淡淡的乐观。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太多成功和解放的喜悦。

1945年,我还是一个刚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有人给了我一本民间故事集。我至今还记得这第一份礼物,它那厚厚的绿色封皮,那种文字的魔力:文字真是奇迹。但一直到后来,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我才发现文字也是一种对抗或保护人性的武器。

就像我在写作其他书,尤其是《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

① 哲学家,发表了大量有关宗教历史的文章,曾担任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的《宗教百科全书》一书的总编辑。——中译者注

② 原文为 *felix culpa*,在神学中指亚当、夏娃犯下的原罪,他们虽然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却为上帝提供了拯救人类的机会,故称之为“幸运的罪”。——中译者注

期》时一样，我在写这些随笔时，经常会思考通过变形而得以成形的过程，思考个人理想和被西蒙娜·韦伊比喻成“大野兽”的社会强加于人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之间的冲突。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着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我可以想象那些像傻瓜奥古斯特一样被骗人的承诺牵着鼻子的人在社会中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那些艺术家，他们是擅长幻想的专家。

但是，在极权统治下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控制力无处不在，它的邪恶之力导致了致命的社会疾病。这样的社会并不像其领袖或他们的反对者所认为的那样庞大坚实，相反，这样的社会充满了歧义、欺骗、假面和谎言。只有马戏团主人和驯兽师相信恫吓的绝对威力和虚假奖赏的迷惑作用。如果极权主义的悲剧不会被忘却，极权主义的喜剧也同样不会被忘却——它们是无法分开的。作为那个极端社会里的极端因子，作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绝境的一种象征。

如果幸存者要保持良知，他不能任由自己耽于幻想或夸大自己的痛苦。作为作家这样的幸存者，他应该最清楚，

艺术这种游戏从来只有直面“大野兽”而无法驯服它。法国作家福楼拜把自己比做“江湖骗子”一点不是造作之语：作家力所能及的报复只能是在他的小说里戏讽他的敌人。

于巴德学院

1991 年 6 月